

波螺油子：一道青岛城市化的山谷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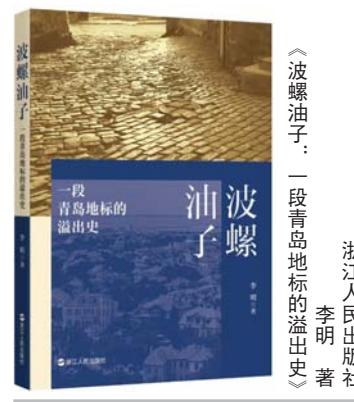
□高建刚

作为一部区域人文地理的全景式追根溯源之作，《波螺油子：一段青岛地标的溢出史》作者李明以贯彻始终的开阔笔触，将“波螺油子”这个在青岛存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山谷聚落的斑驳现场，通过20万字浓淡相宜的“叙事重构”重新打捞出来，晾晒在城市集体经验的柔软处，以唤醒那些曾耳濡目染的过往记忆。

始自1898年的青岛城市化开发，前40年经历了奠基、扩张和复兴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上世纪20年代晚期，夹在业已成熟的大鲍岛与小鲍岛街区之间，逐渐浮现出一个栖息于山谷坡地的居住群落，并随之被纳入雄心勃勃的城市复兴计划，其后十年获得规模繁衍。

《波螺油子》还原了这个山谷街区形成的社会背景、移民状况、土地政策和开发节奏，以大量经过文献印证的细节描述，再现了一个延续的、鲜活的、日常化的社会肌理，将淹没在尘埃之中的一缕炊烟，放置在20世纪中国城市化演变的大背景之下，逐一比较考量。作者通过剖析极具辨识性的地理节点，证明波螺油子之所以成为青岛百年拓发展历程中的经典地标，成为城市记忆的鲜活缩影，原因在于其成长过程，集合了经验传承、发展需要与观念突破这些关键要素，是一次富含想象力的城市更新叙事篇章，其主导者、参与者、延续者百折不挠的韧性与责任担当，都可圈可点。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你热爱一座城市并且时常漫



步探索其间时，不仅你的灵魂，就连你的身体，也会对这些街道极为熟悉，以至于多年之后，在一股或许因为忧伤飘落的轻雪所引起的哀愁情绪中，你的腿会自动带着你来到最喜爱的一个山丘。”读毕《波螺油子》掩卷沉思，仿佛伫立在观象山上，循着时间隧道，进入触手可及的历史光影之中。回望波螺油子街区的崛起史，听得见前人的呼吸，也可以感受到时间线索的起伏跌宕，人性面目的光芒与幽暗。匍匐在这片山谷之中的社区成长史轨迹，活力与守望并存，奇险与平凡并存，真实与荒诞并存。蓦然回首，这些充满烟火气的过往，栩栩如生，弥足珍贵。

从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80年间，几代移民在波螺油子繁衍生息，开枝散叶，书写了一部曲折坎坷的山谷繁衍史。由于居民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变迁差异，以及地理形势与营建布局，导致波螺油子范围的风俗习

惯、人际交往、功能认同、区位印象也大相径庭。从旧时代的商人、士绅、隐居者、律师、报人、会计，到新社会的教师、医生、干部、工人、退伍军人、返城知识青年，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时刻上演着平民戏剧的舞台。一朝一夕，一招一式，一起一落，都浸透着对祥和生活的渴望，对城市兴衰的关心，对民族荣辱的关注。各种味道，各色人群，各路叫卖，无不以一种生命力饱满的姿态，延续着城市的本色故事。

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中说，“其实任何人，在经历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句话，对所有曾经在波螺油子上下奔波的过客，可谓绕梁三日。因为，那些脆弱的“幸福时刻”，转瞬即逝。伴随着大规模的拆迁，波螺油子的命运开始发生颠覆性逆转。一条凌空而过的高架路，最终在2002年冬天终结了胶东路的绵延使命，原生态的波螺油子就此成为历史。

李明继《中山路》《塔楼上的青岛》《八大关的故人》《安娜别墅时代的日常青岛》《从大鲍岛到台东镇》《历史深处的沧口和李村》《青岛山史记》之后的《波螺油子》，再度以大量发掘的文献和口述实录还原历史真相，并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证明：任何城市都有来路与变异，都有性格与性情，同样也在时代的跌宕下攀升、扭曲、蜕变，这让不同城市的不同成长历程，成为记忆履历中清晰可辨的镜鉴，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城市更新与社会完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作者为原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

从“古老的敌意”到“不安之美”

□叶诚生

如同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卷首将艾略特诗剧中的合唱词作为开篇一样，诗人高加索在诗集《不安之美》中，也用艾略特的名句“我预感磐石快要来了”命名为第一首诗的篇题。如果说贝尔是在呼应艾略特对现代人精神空虚的忧虑与不满，那么，高加索却没有停留于此处，而是带着一种后来者的复杂眼光，重新打量哪怕已经成为经典的有关现代世界的种种叙事。

高加索的这部诗集分为三辑，每一辑的篇题即可见出诗人与常识和惯例的疏离，“不是所有的乌鸦都身披黑暗”“午夜火车”“一只马灯在寻找黑暗”，如果联想到“午夜”本身亦即“黑暗”时分的话，诗集的这三个部分居然都以“黑暗”为题。诗人甚至以组诗的形式写下“当月光被黑暗耗尽”，又在不同的诗篇里连续使用了“穿越黑暗”“完整的夜晚”“停电”“星夜”“夜色”“雨夜”“袁洪峪一夜”等等相关的意象。当然，我们无意将诗人误解为一个背离光亮的暗黑骑士，他不过是“一个喜欢在夜色中，写作的人”。《在夜色中写作》是这部诗集中写得较长的一首：“一个喜欢在夜色中/写作的人/拥抱黑暗/就像拥抱自己的身体/当灵感和灵魂/缠绕和上升/那支笔/似乎插上了羽毛。”夜色中的诗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愤世嫉俗的悖世者，而是一个灵魂轻扬的守夜人。暗夜中的灵魂更会沉静下来，耐心捕捉一些真实的声响。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正是里尔克试图走出他自己所谓“生活的古老敌意”的可靠路径，当然也是奥登、冯至以及我们这些诗歌后来者值得尝试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不安之美》中



的一首诗很像是一个尝试者的自白：“黄昏已经垂死/渐渐熄灭的/灰烬/留给那些歌颂/或醒来的人/一想到这一生寂寂无名/我就心花怒放/就想把庞大的圣歌/留给眼泪和颤抖。”《一想到这一生寂寂无名，我就心花怒放》所谓“不显著地生活着”当然并非无所事事者的无所用心，所谓“心花怒放”也并非一劳永逸式的浅近自足，这条幽暗的路径不仅磨练诗人的艺术信仰和生命意志，甚至也更加需要某种习惯虚无的耐受力和接受不确定性的悲悯心。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幽暗的意境固然如此迷人，但又接近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在我们摆脱了白昼的喧嚣、浮世的荣耀之后，暗夜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诗性的枷锁？也许，热爱诗歌的人们都会遭遇这样深刻的悖论，因为，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诗歌早已置身于这样一个新的传统——人类普遍的现代性境遇。现代性究竟是一种未完成的方案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迷思，这一问题在当下的世界再次变得越来越无法，在审美现代性层面，也许同样如此。如果说，在社会历史层面，人们持续展

开着对现代性的反思，那么，在艺术审美层面，人们同样不断表达着对现代美学的不安。正如我们曾提及的诗集中的第一首诗，诗人一方面以艾略特的“磐石”意象为题，同时又反复提出新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石头，多大的重量/……它是上山，还是下山/如果下山，需不需要遏制/如果上山，需不需要推举/需要什么样的人用力，循环往复。”

作为一位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现代性神话叙事的诗人，《不安之美》的作者既保留着现代冲动，也自觉表达着对现代性的不满抑或不安。诗集中的《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都心怀不安》《和另一个自己谈话》《把自己藏起来》《沉郁之身》《返回腐朽之身》等都在抒写着现代性潮起潮落、起伏不定的时代裹挟下的具身感和肉身性，尤其写出了“另一个自我”视域中的常与变，“身临绝境”时才又想起的“古老而缓慢的速度”。诗歌创作原本就是要尝试一次次的语言救赎，至少是尝试修复我们和语言不断异化的关系，如果说诗歌也有其写作伦理的话，自觉地表达均质化、平面化时代的个体不安也许就是当下诗歌最大的伦理。“不安之美”实质上是一种犹疑之美，是对“古老的敌意”的克服，更是对理性有限性的承认，也是对现代人信奉已久的进步主义的怀疑。诗人就是如此，始终在质疑，却又始终不给我们确定性的回答，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竟染上了这种深沉的犹疑与不安。也许，多年以后，当我们重读《不安之美》时，将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其犹疑不安的气质所带来的值得珍视的我们这个世界的多义性。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

绿色的生态册页

□王展

黄河九曲十八弯在东营入海，造就了美丽神奇的黄河口，大自然也馈赠了丰厚的回报，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

继《黄河口的庄稼》之后，作家郭立泉的黄河口生态散文系列又添新成员——《黄河口草语》。该书以“沿着草木的叶脉回乡”为主题，为黄河口的70多种野菜和野草“立传”，其中“菜部”三十五篇，“草部”二十八篇。作者沿用了一贯的叙述方式，文字细腻、丰饶，充满诗意图和温情，将这些野菜野草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挖掘出典籍、诗词里的人文之华，又寻找到地方民俗、歌谣赋予的美好和善意。不仅能叫着土里土气的“小名”，又标注了在植物家族的学名、科属等，增强了阅读的辨识度、知识性。

在他笔下，这些野菜、野草与乡邻亲密无间，不仅是一道季节的风景，更是可以充饥的食物、医病的良药，它们守护在茫茫沃野，依附在村庄边缘，长在房前屋后、河道沟渠，只要有春天，就会重生。这部作品为读者呈献了一个充满野趣、充满情感的黄河口博物世界，在文体上，又拓展了散文书写的边界，是一部具有独特之美的生态散文集。

草桥沟、河子西、前桥村是书中的地理坐标，更是作者生命的胎记，植物们化身“我”的朋友，连接着“我”与父亲、母亲的爱，更成为“我”与南珊、福苗姐、小芹、青青友谊的见证，甚至是心底青春萌动的叶片，阅读中常常会被不经意的细节感动。童年是美好的，即便在写满时代印记的岁月，因为有了野菜、野草相伴，生命里也多了昂扬与生动的一抹绿意。作品同样表达了苦涩之美，生活本来就充满艰辛、无奈，许多年后，那消失的和年迈的故乡记忆想来仍令人唏嘘，人生总充满不确定性，何况“草木一秋”，但草木也有自己的精神，倔强、坚韧、不服输，在随遇而安的坦然中获得广阔的天地，有人类需要学习的品格与气场。

在书中，我还找到记忆中熟悉的野菜，如苦菜、灰灰菜、蚂蚱菜、扫帚菜等，唤醒了记忆之美。今天，这些野菜已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为舌尖上的美味和健康的加持。我们的童年里也同样有野草生长，如麦蒿、艾草、荆条，它们顽强地度过一季又一季，来到作者笔下，也变得快乐、幸福与从容，有了感情，发出呢喃的草语。这本书也在表达人要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珍惜黄河口独特生态资源的理念。人类只要为那些野菜、野草守住“秘密”，它们也会给予我们生命的呵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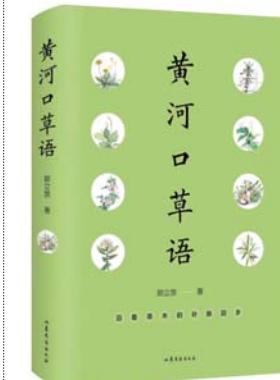
立泉是一位诗人，对生活充满激情，充满热情，经常把高亢与热烈写在作品里，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这些年，他转身为一位散文家，带着诗人的浪漫，裹携着岁月与记忆的流沙，把对故园的热爱与怀念带入散文领地，迅速出击，让小村里的植物、草木复活，在热恋的黄河口用文字种出动人的风景，为生态散文的创作留下精彩的实践。

生态散文是新名词，它的书写与探索是多元而丰富的，需要创新表述形式，要与时代、地域、环境、文化背景契合，要以“小切口”呈现大文章，言之有物，物我共情，写出生命的本来与冲突。生态散文更强调在场与细节，作者把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阅读写作的才情都倾注在那些草木中，就是一次成功的范例。

如作者所言，“每一株植物对我而言都是一部心灵史。那些鲜活的、沉静的、翠绿的、鲜红的、明丽的、黯弱的、深邃的、浅淡的、峥嵘的、柔美的草木，豆子般散落在河子西的原野上，或昂着首，或勾着头，款款向我走来”。这些文字带着自然原野的气息，带着河海交汇的合鸣，向我们走来，生动迷人。

开卷有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与观察吧，期待早日在此书的《黄河口鸟语》中相遇，感受另一个“群鸟欢歌”的黄河口。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秘书长）



《黄河口草语》
郭立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